

彭荆风

蛮帅部落的后代



少年儿童出版社

蛮帅部落的后代

彭荆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蛮帅部落的后代

彭荆风著

张一民 装帧、插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张 5 3/7 字数 71,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 R10024·3578 定价: 0.31元

内 容 提 要

阿佤山的蛮帅部落和凤竹部落，虽然是近邻，却是结恨很深的世仇。解放前夕的一个冬天夜晚，凤竹部落的人，在残匪和反动上层煽动下，血洗了蛮帅部落。仅有十一岁的岩珊得以幸存。倔强的小岩珊为了给亲人报仇，潜入凤竹部落，被发觉，几乎被砍头。只是在善良的娜依保护下，几经艰难，才得以逃脱。两年后，岩珊成了解放军战士，随军进驻凤竹部落。他在既要报仇，又要搞好民族团结的复杂情况下，克制个人感情，与反动上层斗智、斗勇，发动群众，打退了敌人进攻，守卫了边疆。

—

金色的阳光把那本来是苍青、墨绿的起伏群山涂上了一层灿烂的光辉，树林、村寨、小溪都在闪闪发亮。

山本来很陡，阿佤人的村寨却偏爱建筑在最陡的山坡上。那外形好象古代人的帽子一样的草顶竹楼，一座挨一座，从半坡向山顶延伸。白天远远看去象一块巨大的蜂窝，晚上灯火亮起来了，象无数星星聚在了一团。那黑暗的莽野深山中只有这里最明亮、最热闹。

一条山溪把大山劈成了两半。东边山坡上有个百来户人家的小寨子，名叫蛮帅部落；西边山头有个二三百户人家的大寨子名叫凤竹部落。

蛮帅部落和凤竹部落虽然是两对门，却是结恨很深的仇家。大约是一百多年前吧，凤竹部落的人出去驮盐巴（那时候，由于封建统治对阿佤山的封锁，盐巴在阿佤山是很昂贵的东西，一斤盐巴要换十斤肉呢！），在半路上，驮盐巴的人被杀了，盐巴也被抢走了，凤竹部落的人四处查访都找不到凶手，恰好这时候，蛮帅部落的人从山外买了些盐巴回

来，他们就疑心蛮帅部落人是杀人越货的凶手，在头人的鼓动下，一怒杀了蛮帅部落几个人；蛮帅部落虽然人少，可受不了这冤枉气，也奋起报复，赶街天打了个埋伏，又杀了凤竹部落几个人。刀枪一动，人血一流，这仇恨就越结越深了，今年你打我，明年我攻你，械斗不停，每年都要死一些人……

小岩珊是蛮帅部落人，今年才十一岁，在贫困的阿佤山区，他这年岁是没法得到一身布衣服的，冬天只能裹床破棉毯，春、夏、秋三个季节只好和别的孩子一样赤着身子。可是，这赤条条的小孩，也在腰间系了根带子，挂了一把小刀，随时准备和仇家厮杀。他小小的胸膛里装满了仇恨；前年械斗时，他阿爸被凤竹部落的人杀掉了，阿妈也急死了。如今，小岩珊是跟随着年老体衰的老祖父过日子。

祖父老了，苦难的岁月和悲惨的经历把他稀疏的头发揉成了银白色，把他的身子折成了一张弯弓，走起路来那满是皱纹的脸低低地望着地上，怎么也直不起腰来。他象烧完了最后一片柴的火堆一样，只能“哧哧”地喘着气，再也没有力量发出火光和热力了。老祖父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长了，他只想把小孙孙岩珊带好、养大，他们家只有这一根独苗苗了。可是这苗苗是这么嫩小，能平安长大么？想到这些，老祖父就黯然了。

岩珊家的破竹楼处在部落最高处，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也可以看到对门山头上的凤竹部落。凤竹部落到底是人多势众，寨子也比这边威武多了，竹楼前栽着有木头削的牛角状的剽牛桩；围绕寨子的是一条很深的寨壕，壕边是密密的凤尾竹林，竹叶绿荫，仿佛要把山寨隐藏起来似的。寨壕只有前后两个地道似的、用巨大的石块和粗木头垒成的寨门，人畜都从这里通过。这种壁垒森严的状态是多年的仇杀、打冤家造成的。这是在国境线上，他们不仅要防着蛮帅部落，还要防着其他部落的仇人。对于这种无休止的仇杀，部落里的上层和头人是最热心的组织者和煽动者，这不仅可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还可以在仇杀时趁机进行抢劫掠夺，增加他们的财富……

老祖父恨死了那凤竹部落的头人，每当那系着红布包头的窝朗牛（头人），挺着大肚子出现在竹晒台上晒太阳的时候，老祖父那本来是深凹下去、疲倦无神的眼里就会突然露出火一样的仇恨光芒来。把小岩珊拉到身边，指着对门的窝朗牛说：“看，就是这个窝朗牛领着人来杀我们的人。你阿爸、你阿叔都是死在他手里的呵！岩珊，你，你可看清楚他了？……”

这些伤心的话，岩珊已经听过好多次了，他有时候也会问：“爷爷！他们和我们都是阿佤人，为哪样要你杀我、我杀你呢？”

这可把老祖父难住了，在解放前那种岁月里，在阿佤人

中有谁对这种械斗、仇杀作过阶级分析呢？没有。老人只能叹息地说：“我也搞不清楚，从我出生那天起，就这样杀来杀去了。”

“还要杀到哪天呵？”

“不晓得！”

“要永远杀下去吗？”

“不晓得。”

岩珊望了望那挂在自己光屁股上的小刀，又问：“我长大了，还要和他们杀吗？”

老祖父那本来是衰疲的脸上也顿时露出了凶狠的神色：“当然罗，剩下一个人也要和他们杀！”

“杀！”岩珊也虎地拔出小刀跳起来吼着，好象要杀过对门凤竹部落去。

特别是黄昏前后，对门的木鼓“蓬——蓬——”响了起来的时候，他更会把小刀握得紧紧的。阿佤人仇杀械斗前，都要擂木鼓祭神，木鼓的声音是那样阴森、沉重，小岩珊的心也好象被它揪痛了……

二

晚上风很大，把月亮刮进了乌黑的云层里。把群山、森林、竹楼也都刮得抖了起来，求饶似地发出了“呜呜”的吼声。这莽野深山的冬夜好怕人呵！

老祖父用破棉毯裹着小岩珊睡在火塘边上。自己却睡不安稳，怕火塘里的火会熄掉，怕大风会把这破旧的竹楼刮得飞起来。他常常要坐起来嚼着槟榔愁闷地想呵想呵，只是见小岩珊睡得很好，那古铜色的小圆脸上显出舒畅的神色，他才放心了。

睡梦中，老祖父恍惚听见有低沉的木鼓声，他虽然耳朵不方便，还是侧起耳朵听着，木鼓声响了一阵又被风的吼声掩盖了。他自己宽慰自己，不象，不象木鼓的声音，还不到砍人头祭谷子的时候，半夜里敲木鼓整哪样？……

但是，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又坐起来，慢慢嚼着那苦涩的槟榔。

快天亮时，部落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和粗野的呐喊声。凤竹部落的人趁着蛮帅人还在睡梦中杀进来了，

接着是妇女娃娃们惊恐的喊声、男子汉在反抗搏斗时的愤怒吼声；大火从四面八方燃了起来，部落被烧着了。天亮前，山风正猛，风助火威，那干燥的草顶竹楼一会儿都被狂暴的火舌舔尽了，化成了一片灰烬……

老祖父抱起还在熟睡的小岩珊往后山上就跑。平常他紧走几步都要大喘气，如今，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扛着小猪一样沉重的岩珊，在坎坷不平的黑暗山坡上跑得飞快。为了小孙儿，他这老祖父是在用生命的最后精力，作最猛的冲击呵！

小岩珊终于被枪声、喊杀声、火烧房子的爆裂声惊醒了，这残酷的声音是多么吓人呵！只是他感到自己还在祖父的肩头上，才略为安定了些，但还是迷惑地问：“爷爷，怎么了？”

老祖父累得气都喘不过来，那还能回答他，只是背着岩珊拼命地往山的最高处跑。跑呵！跑呵！老人实在跑不动了，一脚踩空，在黑暗中摔倒了。

岩珊爬起来，一边扶老祖父，一边向山下望去，部落里已成了一片火海，人、房屋、牲畜，一切全都完了。他吓得大哭了起来，幸好离部落远了，袭击者听不见他的哭声，不然，他也没命了。

他把老祖父扶起来，老祖父又喘着气倒了下去。他哭着、喊着给老祖父揉着胸口捶着背。但，老祖父已不行了，

刚才那剧烈的奔跑，已用尽了这老人最后一点气力，他心力衰竭，就要离开苦难的人世了。

望着这黑沉沉的森林、那山下的狂暴火海，岩珊想到如果老祖父离开了他，他将要一个人凄凉地生活，这多么可怕呵！

他哭着、喊着：“爷爷，你不要丢下我，你不要丢下我。你给我说说话呀！”

老祖父听得清楚，心里也明白，就是嘴里说不出话来。他喘了又喘，挣扎了又挣扎，才迸出了一句话：“记住，是凤竹、杀、杀了我们的人，要、要报、报仇。你要快快、长大……”

老人说不下去了，只能用手指着身边那棵参天的古杉，好象是嘱咐小孙儿快快长大，长成这棵杉树一样高大……

含恨死去的人不知道这次仇杀的近因是什么？这只有幸存的小岩珊在过了好多年后，才能弄清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时候是一九四九年春，全国快要解放了。盘踞在阿佤山外边的残余土匪，把过去对阿佤山区抢了一下就走的骚扰活动改变成了想久占这个山区，以便利用强悍的阿佤人来对抗即将来到的解放大军和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蛮帅地形好，居高临下，卡住路口。他们派人拉拢蛮帅部落的人，被拒绝了；派使者来威胁，被愤怒的蛮帅人杀死了，残匪就改为拉拢凤竹部落，给头人窝朗牛送了几十支枪的厚礼。匪司令和窝朗牛喝了血酒，拜了兄弟。又用几

十两大烟收买了在部落里有势力的魔巴(巫师),造谣说:蛮帅人接受了游击队的枪炮、粮食,过两天就要来进攻了。偏偏这个时候凤竹部落又有几个小伙子突然失踪,他们更疑心是蛮帅人干的。在匪军煽动下,窝朗牛一怒之下就带着人来攻蛮帅部落。为了把这个部落彻底消灭掉,以免将来真的成为帮助共产党的据点和力量,残匪军也直接参加了这次烧杀。这就是这天晚上为什么会这样残酷,烧得寸草不留,杀得除了岩珊外,一个不剩的缘故。下手最毒的正是那些嗜血成性的匪军们。

岩珊哭呵、喊呵,老人却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再也听不见岩珊那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再也不能关心岩珊的冷暖了。岩珊紧紧抱住老祖父的身体,好象怕老人的躯体和灵魂都会飞起来似的。但,老人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僵冷了,



那是一种奇怪的、不同于冰雪霜冻的冷,使得岩珊浑身都冒起了鸡皮疙瘩。开初,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人死了。还重复的哭喊着:“爷爷,你冷吗?我把毯子给你。”他在呼啸着的冷风中取下

自己身上的毯子，任自己精赤的身子在风里冻着，把老祖父盖得严严的，还不住地说着：“爷爷，你还冷吗？可要我给你烧一堆火来烤烤？”但，老人还是不动也不作声。岩珊这才明白，爷爷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是永远不会再和他说话，再照顾他的一切了。他现在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了。

怎么办呢？他想，该掘个坑把老祖父埋起来。爷爷常常叹息地说：“我苦了一辈子，只有等我在泥土里躺着的时候，才是我苦难的结束。”如今应该让爷爷在泥土里躺得舒服些呵！他没有工具，只好用两只小手在那积满了枯枝落叶的地上用力地刨。手指甲弄裂了，手掌弄出了血，也只刨了一个小得连老祖父一只脚也放不下的小坑。唉！只怪自己太小了，气力太弱了。他只好爬上树去，用力地摇、用力地晃、用力地扯，弄下了好多好多杉树叶子、松树叶子，全都堆在老祖父身上，成了一座绿叶砌成的高大“坟墓”。他哭着跪了下去，暗暗祈祷，希望老祖父象这些绿叶一样的长青，……

祈祷完了，他又哭；他哭了又祈祷，最后，他这可怜的孤儿疲倦地在“坟墓”前睡了过去。幸好这是接近山寨的森林，昨天晚上又是火光、枪声，把附近的大小野兽都吓得跑远了，不然，象他这样躺在树林里，是难以逃脱野兽的残害的。

三

岩珊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阳光已把林子照得灿烂明亮。他感到饥饿、疲困。如果现在有一棒包谷、一块山药吃那多好，可是身边什么也没有。他望着老祖父的树叶坟，又哭了起来。

过去，他有事就问老祖父：“爷爷，你说怎么办？”如今，爷爷死了，部落里的人也不在，可能全都在昨晚被杀死、烧死了，他走出树林向山下部落里望去，只见风卷着黑色的灰烬在飞扬，一个人也不见，唉！叫他怎么办呢？他想起了老祖父临死前的那句话：“你要报仇！”

“报仇！”他摸着挂在光屁股上的小刀跳了起来。这把小刀很锋利，切肉、劈竹子都很快，就是太小了，杀得过那些有长刀、有火枪的风竹部落人吗！（他忘了，他自己也是很小呵！）他靠在大树上费力地思索，怎么去报仇呢？如果自己能长得象老杉树那样粗、那样高大多好呵！他可以一抬腿把风竹部落踩平、踩烂；如果自己能变成一条大老虎也好，可以去咬那些杀人凶手……可是他祈祷了又祈祷，他还是他，还

是那么小，长不成大杉树，也变不成大老虎。他又哭了。

他哭着，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枪声、大火。对，我也去凤竹部落放一把火，把它们也烧个干净。给爷爷报仇，给自己部落的阿叔、阿婶、小伙伴报仇！

他一路上拣食着野果向凤竹部落走去。

不管是酸的野果还是甜的野果都只会越吃越饿。再饿，小岩珊也要往前走，要去报仇呵！

穿过深密的树林，下了陡峭的大坡，涉过了流经山脚下的小溪，又上大山爬陡坡。路好难走呵！

他也懂得不能让凤竹部落的人看见他，要悄悄走小路。好在他常常跟小伙伴们在这一带拾柴、拣菌子、玩，大小路都熟。在以前，两个部落虽然有仇，只是大人打冤家，从来不伤害小孩。他不懂，这次为什么寨子也要烧掉，连失去战斗力的老人、妇女、娃娃都不放过，昨晚上的哭喊声是多么令人心裂呵！他还小，他哪里晓得这次的主谋和凶手是被他们叫作老黄狗的残匪呢！

他走走歇歇，等他挨近凤竹部落的时候已是傍晚了。

家家竹楼里都亮着火光，散播着诱人食欲的煮山药、煮烂饭的香味！

岩珊依靠暗夜的掩护，爬上了部落壕边上一棵粗大的凤尾竹，越往上爬竹子越软，还不到顶端，竹子突然一闪垂了下来，把他掉落在围墙上，他就利用这种撑竿跳高的方式

进了部落里。过去，他和小伙伴们常在自己部落边上攀大树、爬竹子，玩种种危险的游戏，哪晓得今天却用上了这方法。

他蹲在寨墙下边，心想，应该从哪家烧起呢？他最恨那个系红包头的窝朗牛了，爷爷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头人最坏最狠心了，可是不知他住在哪里呀！过去在自己部落里远远的还看得见，如今一进了部落却南北东西分不清了。他想了想，好！就从附近一家竹楼先烧起吧！

附近有座竹楼也是和自己的家差不多，破旧、窄小，竹楼门口连棵剽牛桩也没有，说明这家人也是穷，买不起牛来剽。（阿佤风俗，买过一条牛来请全部落人剽，就可以在门口立一棵剽牛桩。门口剽牛桩越多，说明越有钱、有势。）

岩珊想起老祖父说过的话：“穷人良心好，不乱来！”他犹豫了，不能烧穷人的房子！但，他想了想，昨天晚上，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穷人的房子烧了，人都杀了吗？

正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竹楼下一只凶猛的大黑狗，齧着尖利的白牙向他扑了过来。

狗，岩珊倒不怕，在部落里他常和小伙伴逗狗玩，再凶猛的狗被他吆喝几声也会服服帖帖地向他摇着尾巴。现在他并不慌张。歪着小脑袋吆喝了一声，但奇怪的是大黑狗并不理会他，继续凶狠地吼着冲来。他这才慌了，怎么今天连狗也不听招呼了？他忘了，这不是他们蛮帅部落，狗是不听

陌生人吆喝的呵！何况他还是个光着屁股的小孩。

他急忙拔出了小刀，朝已冲到面前的大黑狗猛刺了过去，大黑狗没料到这小孩会这么凶，这才往后一蹿跑开了，但，还是不放松地朝他狂吠着，一会儿就喊来了一大群狗，黄狗、白狗、花狗、大狗、小狗，都龇牙咧嘴地向他这小人围过来，眼看就要把他撕成碎块了。

岩珊怕了，想喊也不敢喊，只好一手挥动小刀，一手捡起石块乱砸。

就在这时，那破烂的竹楼上走出了个年约二十七岁的妇人，轻轻朝狗群吆喝了一声：“吼哪样，快回去。”

狗们真的乖乖地拖着尾巴散开了。

当这妇人看见是个手持小刀的小男孩时，她那明亮的大眼睛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问岩珊：“娃娃，你是哪家的？”

岩珊牙齿咬得紧紧的不答应，而是暗暗地想：“糟了，她若知道我是来放火的蛮帅人，一定会叫狗来咬我，快逃。”但，那些狗还在远远地包围着他，只要他一移动脚步，狗就会凶狠地吼起来。

那妇人仔细打量了岩珊一眼，见他是个眉目清秀的小孩，虽然满脸都是愁容、怒容，并不能掩盖他那英俊的神采，好一双黑得象葡萄似的眼睛、宽阔的额头、浑圆健壮的小胳膊。这是哪家的娃娃呢？

她亲切地向岩珊招手：“娃娃，你过来。”